

匆匆四十年

陳應彭

接管宜蘭警務追憶

隨着抗戰勝利的到來，我們中央警官學校奉派來臺接收警務的同學，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三日搭上第七艦隊的運輸艦由福州啓航，廿四日拂曉在基隆登陸，廿五日參加公會堂的受降典禮後，便開始分發到各地接管，我和其他八位同學被派往宜蘭地區接收。

以顏色還日老警官

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凌晨由臺北乘火車至宜蘭，沿途牌樓高築，一片旗海，光輝奪目。近午車抵宜蘭車站，突聞鑼鼓喧天，鞭炮齊放。起初我們以為宜蘭今天有什麼慶典，如此熱鬧。及車停妥，宜蘭市長、警察署長以及蘭陽地區各界人士、學校代表手持國旗在車站歡迎，我們才知道剛才的鑼鼓鞭炮聲是在歡迎我們的。大家都覺得很突然，於是隨歡迎的代表下車，甫下車赫然看見紅布大字書寫：「歡迎國民政府官員」高懸站前。我們同行諸人頗然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說我們已經不是警官學校的學生，而是淪陷了五十年重歸祖國版圖的臺灣，宜蘭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了。

我們被安排在銀座旅社略事休息。警察署長木村佐吉親來接我們到警察署，到達時又是一番列隊歡迎的場面。首由木村署長介紹各係主任及外勤單位主管和警務主任（按即副署長），接着就到市內各派出所、警防團等單位。沿途民衆都出來爭看我們這批祖國來的新警官，並熱烈舉手歡呼，表示歡迎，我們也報以誠摯的回禮。汽車繞行市內一週後回警察署，聽取警務概況簡報，首先由木村署長致詞。這位日本署長看來很嚴謹老成，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警察，對我們還算誠懇有禮；倒是那位戴老花眼鏡的警務主任吉田，當他陪我們繞行市區時，我細察他對我們這批年輕的中國警察微帶有幾分歧視的表情，及至在報告警務概況時，他對我們的輕視益形表露。簡報完畢，首由馬南通學長站起來說一些話，接着我透過通譯指問這位吉田主任，宜蘭市上半年發生多少刑案？以什麼區域較多？什麼案件最多？原因何在？因為他的警務報告沒有以上的分析記載。經我這樣突然的發問，他一時答不出來，只好帶着笑臉說會後補行統計再送閱，場面有些尷尬，他頻頻的向隔坐的司法主任查問。吉田輕視我們

年輕識淺，我也捉弄他的老大渾噩，一報還一報，誰也便宜不了誰。警務報告結束後，可以說蘭陽地區的警務已經由日本人的手中轉移給我們中華民國的警察了。

巡迴宣慰地方父老

蘭陽地區包括羅東、蘇澳、礁溪三個郡及一個宜蘭市，屬臺北州，因地形關係，自成一個盆地。光復以後，臺胞由於過去苦受日人欺壓，報復之心在所難免，尤其對日本警察及戰時主管經濟統制的勸業課人員的報復更明顯，即使日籍教育人員也不能倖免，小偷盜竊案件也跟着增加。

我們接管以後，隨即展開工作，這時日籍員警已經喪失往日的權威，無法再執行警察任務，我們遴選四十個臺籍員警組成一支堅強的巡查隊，由我們來的幾個人帶領，不分日夜巡邏大街小巷，對可能發生事故的酒家、藝妓院、戲院、旅社等公共場所實施臨時檢查，這樣一來才把原來漸趨不穩的治安狀況扭轉過來，給一向守法勤勞的宜蘭市父老帶來了欣慰。

祖國新警察到達宜蘭的消息已經傳遍其他三

郡的街莊（按即鎮鄉），地方人士紛紛來要求我們去會晤他們，去和同胞們見面、演講，以安定地方父老的心情。這個任務就落在我們幾個閩南籍的同學身上。我們忙著到各街莊去拜訪、演講，當我們到達時真可謂萬人空巷，人人出來爭觀，有時甲地還沒有講完，乙地的人士已在「促駕」。我們講演的內容，主要在宣揚蔣中正主席領導全民與敵人鏖戰八年，以及光復臺灣，以德報怨，請同胞們不要再向日本人尋仇報復，和警方共同維持地方治安。我們每天要趕場去宣慰、演講，雖然工作辛苦一點，但也欣然以赴。

組織義警協助治安

接管的工作在順利中進行，大約十一月中旬，臺北州警務接管專員對我們派往宜蘭地區的同學作一番調整，趙國平同學等三人分別派往羅東、蘇澳、礁溪三鄉，負責接管各鄉的警務。我仍留在宜蘭市，負責接管宜蘭市警察署，我邀請潘、程二位同學協助我的工作，原來的日人警察署長改為諮詢員，各係主任及重要幹部改為服務員，其餘臺、日籍的巡查及巡查部長（按即巡佐）一律留用。但日籍員警已無法擔任外勤工作，警力頓感不足，幸好這時警務處頒令各地成立義勇警察隊，輔助正規警察維持治安。適巧宜蘭市中華會館會長陳鏡生先生在日據時代被視為具有漢民族思想，繫獄數年，光復後獲釋。他知道我也是閩南人，特來看我。我看他老淚縱橫，安慰他之外，並要求他在中華會館的成員中遴選若干人擔任義警工作。他推薦了廿八人，我和他們個別

談話後照單全收。另外由各外勤單位所推選的廿二人編組成一個義警中隊，施以短期的教育，就參加我們的行列，共同負責市內的治安工作。我仍舊每天親自帶領他們執行勤務，並將原來警察署長的座車，也是宜蘭市光復後僅存的一部小轎車，撥充車巡的交通工具。市民們看到我們親自帶隊出來巡檢，都報以奇異的眼光，認為在日據時代像我們這樣的警官，會親自帶頭執行勤務，是很少見到的。

兩件刑案順利偵破

市內的治安雖然很平靜，但也出了一點小波浪。某晚有一個不良少年名叫黃加走，在醉後手持短刀到藝妓院去尋仇，胡鬧一番就走了。這類事故與今天以衝鋒槍出來做案的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但我為維護市內治安安寧，把它當作一個重大刑案來處理，集合同仁分頭搜尋黃加走，天亮前我們逮捕了黃某。從此一般不良少年再也不敢出來胡鬧滋事。在這個案件之前，市內還發生一件竊案，電力公司服務所，存在所內的二百多個電燈泡被小偷竊走了。報案後，我帶同刑事人員到現場勘察，現場沒有遺留什麼痕跡，這二百多個燈泡是戰時路燈用的備用品，放置在倉庫裏，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裏面有這麼多的燈泡存放，因此我們推斷必定是很熟悉內部情形的人所做的，多少有些監守自盜的可能性。我請刑事組的同仁朝這個方向去追查，果然證實我們的推斷沒有錯，並將贓物追回五十多個，此後市內的竊盜案件就很少聽到了。

我們幾個留在市內的工作同仁，公私生活幾乎融會在一起。

我們同住在警察署內，三餐由工友或自己幫着做飯，偶而也叫館子送來飯菜，質量雖然不太好，但比起戰時在警官學校受訓時，每日三餐吃雜糧，以黃豆當菜煮的生活，已經好得多了。警察署列有一筆專為接待我們的專款，但被我們謝絕了。

這時重慶母校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老師也轉來主席兼校長蔣公中正對各戰區接收的文武官員應本公忠為國，潔身自愛的訓令。教育長同時要求同學們嚴守紀律，期無負校長蔣公作育至意。警務處胡明遠處長也來箋函訓勉同學要有向上心，勿甘鄙下流，要相慰勉。我們同學都能恪遵領袖訓諭，隨時警惕，耿介自守，不敢有所逾越。

重加委派保甲區長

宜蘭市由於戰時空襲，民衆紛紛往鄉下疏散，這時人口還不到四萬人。基層的建制是甲、保、區會。甲設甲長，保有保正，區設區會長。這些保、甲、區會長都由警察署委聘，受警察署監督。我們接管後，很多地方上的事情也都請他們辦理，原也沒有感覺有什麼兩樣，但問題終於發生了。

有一天，一位區會長來請我去參加他們的集會，我應邀前往。會議快要結束時，區會長突然提出報告說：

「我們這些保、甲、區會長都是日據時代所

委派的，現在光復了，你們（指警察）仍舊要我們做事（包括戶口、配給、兵事），但却沒有得到祖國警察機關的委派。」他這樣突然的發問，真使我一時難以作答。這位區會長當然還不知道祖國的保甲是不歸屬在民政範圍的。他看到我着戎裝佩劍，滿以為可以解決這一個問題，我自然心裏有數。使用很委婉的言詞答覆他，俟請示上級後再行通知。

這個問題經我請示臺北州警務接管專員後，終於得到指示，暫時用我的名義重加委派。

老年人祇知光緒君

時間過得很快，接管宜蘭的警務後，民國卅五年的元旦即將到來，宜蘭市各界準備熱烈慶祝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開國紀念日。除了白天的各種紀念活動外，晚上公會堂有一個演講會。籌備會要我去演講。

我爲了準備此一演講，的確費了一番心思。因爲當我初到宜蘭，在街上和父老交談時，他們除了問我多大年紀，要當幾年兵才能有今天的職位等等之外，突然有一父老很鄭重的問道：

「您是不是『光緒君』派來的？」

我知道他所指的是光緒皇帝，顯然這些父老在日人愚民政策的統治下，對祖國的一切已經毫無所知。

因此我必須藉這個演講會，將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和領袖蔣公領導北伐統一全國，與強敵鏖戰八年獲得最後勝利，光復臺灣的豐功偉績向市民們作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導，這一

臺灣鐵路局的新力軍登場

譯自日本鐵路畫刊八月份

作者：德田耕一 譯者：王錦松

臺灣鐵路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大改點後，爲提高車輛品質，取消非冷氣之對號特快車，升格爲復興號。

復興號的設備具有莒光號水準，票價却便宜二十%，旅客樂意利用，經常有一〇〇%以上乘客率。鐵路局把握良機更新六十五輛復興號參加營運。新復興號有完備的冷氣設備，兩端均有上下車門，車內則設自動門，座位六十個，椅面用淺綠色塑膠布，坐臥兩用，中間設活動手靠，照明日光燈改用大型燈罩，冷氣機設在車頂上，天花板有冷氣風管，冷氣吹出口是細孔式，車廂外表漆成藍白色，車號、站名表示燈改在車門上方，新穎設備，煥然一新，塑造復興號新形象，以招徠旅客。

又莒光號附掛之餐車，最近使用簡易自助餐式新餐車。

臺北—高雄間莒光號每天四往復，附掛有餐車，由於利用客人日漸減少，故將該舊餐車二輛改造，並於一月十五日參加營業。

近年來臺灣與日本一樣，自助餐、便當店如雨後春筍，故新餐車也採無廚房自助餐式，以又快又可口爲號召，備有四十餘種菜餚、點心供應旅客，且價錢低廉。

車內設有四人坐桌子五張，另一窗邊設長條桌，有十五把彩色椅，有點像客廳車。新餐車目前每天有二往復，明年可能增加爲四往復。

報導這比我在治安上的作爲，更加重要千萬倍。

這晚的演講會，市民把整個公會堂內外擠得水洩不通，像這樣盛大的場面，還是我生平破題兒第一遭。

我起先有點膽怯，但事到臨頭也只好鎮定下來。首先由法院黃檢察官用國語演講，獲得了很多次的掌聲。接著我用閩南語演講，佔了語言上

的便宜，所得到的掌聲，可想而知。

這一演講會的報導比較具有意義，也是我最值得回味的！

歲月匆匆，時光不斷的流逝，四十年前的往事歷歷如在眼前。在整個接管過程中，可以說無典則可循，也無成規可援，僅憑一己之愚，在師長們的督責下，順利達成上級付與的工作任務。



①作者陳應彭(中坐者)接管宜蘭警署後與署長木村佐吉及女職員合影。
②作者(前排中)與中日籍官員合影。

